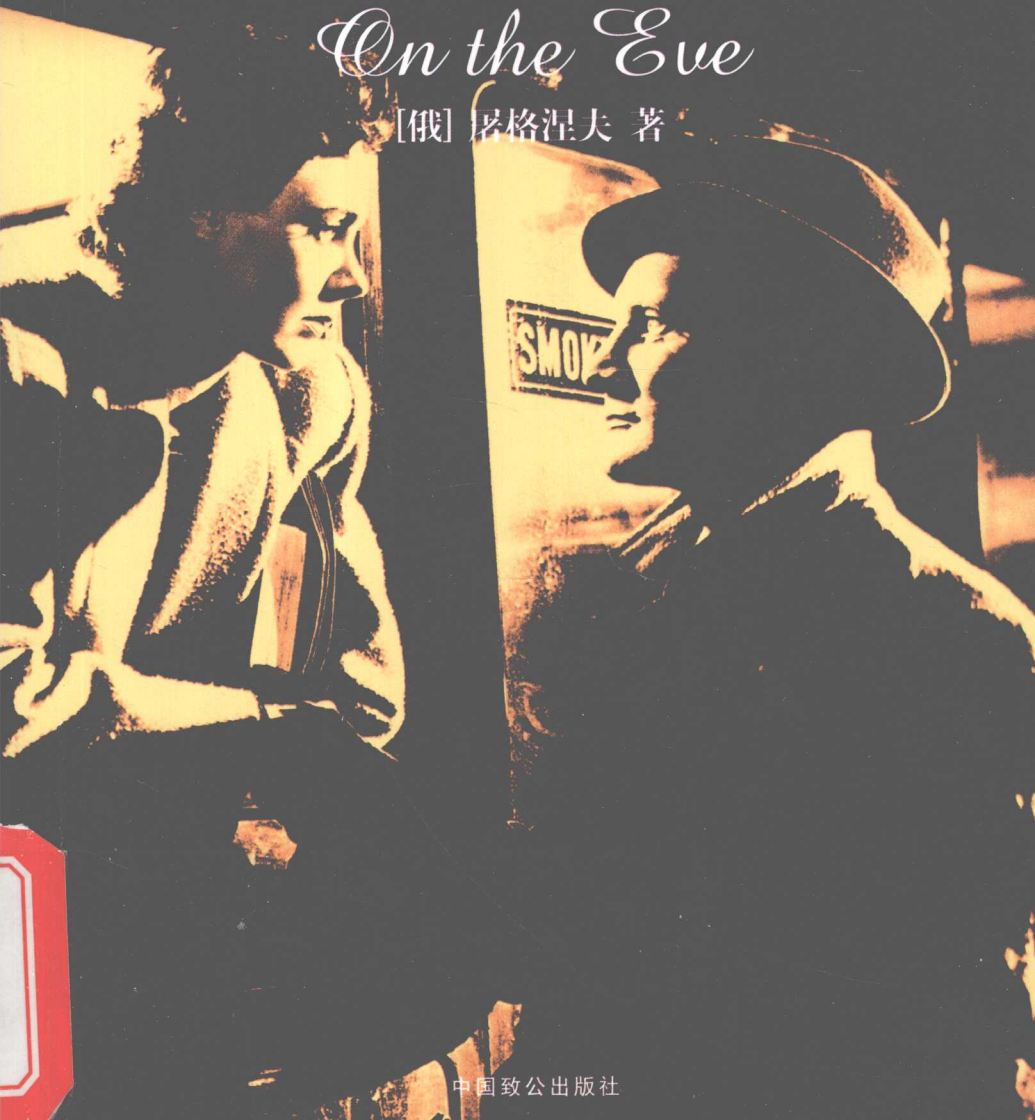


前夜

On the Eve

[俄] 屠格涅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前夜

On the Eve

[俄]屠格涅夫 著

1512.44

/TGN

SMOZ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夜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求石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前... II. ①屠... ②求...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98 号

前夜

译者: 求石

责任编辑: 子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8

字数: 7275 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奥略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屠格涅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家的庄园度过的。母亲的专横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1827年举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他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1838年屠格涅夫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学位，1841年回国。屠格涅夫从《巴拉沙》、《地主》等诗篇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猎人笔记》的发表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52年因撰文悼念果戈理而遭软禁，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木木》。1853年他获准回到彼得堡。五十年代起，屠格涅夫开始转向小说领域。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都是影响巨大的名篇。六十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期居住在国外，与福楼拜、左拉、莫伯桑等都有密切关系，他开始向西欧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六十年代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烟》。七十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期间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篇，《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等等。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最后一部作品《处女地》。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新动向，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将其表现出来，是屠格涅夫创作最鲜明的取向，他因此被誉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1883年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别林斯基墓旁。

当一位青年作家问他应该怎样写作时，屠格涅夫这样回答：“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不仅要努力从生活的一切现象里抓住生活，而且还要努力去了解它，了解生活依之运动的却又不是经常表露出来的那些规律；必须通过意外的偶然性达到典型——不管怎样，要永远忠实真实性。”惊人的真实性和优美的抒情性的高度统一，使屠格涅夫的作品别具吸引力。

长篇小说《前夜》描写了热情、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美丽的俄罗斯贵族小姐叶莲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伴侣。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

萨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莲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萨罗夫病故，叶莲娜决心在起义军中做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前夜》的题名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选用这样一个题名，显示出他对社会改革进程的敏锐和准确把握。不过，就具体的作品而言，作者在题名中所寄寓的真正意义主要还在于“新的人物英雄”出现的“前夜”，他在叶莲娜和英萨罗夫这两个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在《前夜》中旧的人物也没有消失，如舒宾和别尔谢涅夫等都是颇有才华和学识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属“以往的英雄”之列，但是他们在“新人”英萨罗夫面前一个个相形失色，甚至还有些自惭形秽。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善于用艺术工具来表现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真正气质，是每个艺术家的最大幸福。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浓郁的诗意、深沉的热情和始终不渝的美好理想。

编者

一八五三年的一个酷热的夏日，离昆采沃^①不远的莫斯科河河岸上，有两个青年人躺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的树阴里的草地上。其中的一位看上去约有二十三岁，高个子，脸色黝黑，鼻子尖尖的，并且略微有点歪斜，高高的前额，肥大的嘴唇上挂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躺着，微眯起灰色的小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另一位则用双手支着长着一头淡黄色卷发的脑袋，俯卧在地，也凝视着远方。他比同伴大三岁，但看上去却好像年轻得多，他的胡须才刚刚长出来，下巴上还有卷曲的茸毛。他那线条细腻的娇嫩的圆脸盘上，他那双迷人的褐色眼睛里，他那突出的漂亮嘴唇和一双白皙的手上，均有一种孩提般招人喜爱的东西，一种极有魅力的美感。他身上的一切全都是健康正常的，全令人感到一种幸福的愉悦，他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无忧无虑，过于自信，娇气十足，正值迷人的青春妙龄。他像那些知道人家很乐意欣赏他们的小男孩一样，转动着眼睛，用手支着脑袋在微笑。他身穿一件像男式短上衣似的肥大的白色大衣；他的细头颈上围着一条浅蓝色的头巾，一顶皱巴巴的草帽平放在他身旁的草地上。

与他相比之下，他的同伴就好像是位老人，望着他那行动不灵便的身体，谁也不会想得到，他也在自我欣赏，自我感觉也很好。他姿态不太舒服地躺着，他那上宽下尖的脑袋不太舒服地坐落在一截长长的头颈上，他的双手，他那被一件短短的黑色常礼服裹得紧紧的躯体，他那像蚱蜢后腿似的膝盖高翘的双脚所取的姿势也令人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那整个难看的身体中表现出“为人正派”的特征，他的脸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有点滑稽可笑，却能表示出他有思索的习惯，还有一副好心肠。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即那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名字叫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

“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躺着？”舒宾开口说，“这样躺着舒服得多啦。尤其是朝天翘起双脚，让两只鞋后跟相互敲击的时候——瞧，就这样做。草在鼻子底下，风景看厌了——那就看看大了起来的小甲

^① 莫斯科西部地区，位于莫斯科河右岸。——译者注。

虫，看看它是怎样在草茎上爬的，或者看蚂蚁，看看它是怎样忙忙碌碌地干活的。真的，这样可舒服啦。可你现在却摆出了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姿势，活像一个靠在硬纸板制成的悬岩上的芭蕾舞女演员。请你记住，你现在完全有权休息。以第三名学士身分毕业，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呀！休息一下吧，先生。别再紧张啦，请舒展开自己的肢体吧！”

这一席话，舒宾是有点懒洋洋、有点开玩笑地带鼻音说出来的（被宠坏的孩子就是这样同家里那些带糖果给他们吃的朋友说话的）。他不等对方回话就继续说下去：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蚂蚁、甲虫及其他昆虫身上的那股惊人的顶真劲。它们煞有介事地前后奔波，好像它们的生活真有某种意义似的！得了吧，人——万物之灵、最高级的生物，正在观察它们，可是却睬也不睬他，也许还会有一只蚊子降落到万物之灵的鼻子上，并开始把它当做自己的食物来享用。这令人叫屈。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的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如我们的生活呢？既然我们允许自己摆架子，它们又为什么不能摆架子呢？喂，哲学家，请给我解答这道题目！你干吗默不作声呢？”

“你说什么？”别尔谢涅夫猛地一抖身体说。

“你说什么呀！”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在你面前叙述一些深奥的思想，可是你竟不听他说。”

“我在欣赏风景。你看，这一大片田野在阳光照射之下显得多么辉煌啊！”（别尔谢涅夫的翘舌音发得不大准）。

“放出的色彩是顶呱呱的。”舒宾说道，“总之，那是大自然呀！”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说：

“你本该比我更强烈地赞赏这一景色。这与你有关：你是个演员。”

“不，这与我无关。”舒宾把草帽扣到后脑勺上，并反驳道，“我是个肉商；肉才是我的本行——塑造肉，塑造肩膀、脚、手、而这儿连形态也没有，毫无完整性可言，所有的一切都散向四面八方……去试试抓住它吧！”

“要知道，这儿也有美。”别尔谢涅夫说，“顺便问一下，你的浅浮雕作品完工了吗？”

“哪一件？”

“孩子和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舒宾拉长声音激动地叫道，“看过真品，看过老一辈的作品，看过古董以后，我就把自己那不值钱的破玩意儿砸碎了。你把大自然指给我看，并说：‘这儿也有美’。当然，一切东西里都有美，就连你的鼻子里也有美，可是你追逐不到所有的形形色色的美。就连那些老一辈的人也不刻意追求美，美自己会降落到他们的作品里，从哪儿来的——这只有天晓得，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人们的影响不可能遍及得如此之广，手太短。我们在一个小地点上垂好钓鱼竿，然后就等候鱼上钩。上钩，好啦！不上钩，就……”

舒宾吐了吐舌头。

“等一等，等一等。”别尔谢涅夫反驳道，“你这是奇谈怪论。假如你将不会对美产生共鸣，不会在你遇到美的各地去喜爱美，那么美也就不会出现在你的艺术中。假如极美的风景、极美的音乐丝毫也不能令你动心，我是想说，假如你对它们不产生共鸣……”

“你呀，真是一个善共鸣的人！”舒宾贸然说了一句，并为自己新发明的这个字眼儿而笑了起来，别尔谢涅夫则开始沉思了。“不，兄弟，”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一位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学士，同你争论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尤其是我——一个没学好的大学生尤其怕同你争论；可是我要告诉你：除了自己的艺术，我只喜爱女人……姑娘身上的美，再说，那也是从不久前的某个时候起才喜爱上的……”

他翻了个身，朝天躺着，把双手枕在头下面。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酷热的中午时分的寂静沉甸甸地笼罩在业已万籁俱寂的耀眼的大地上空。

“顺便提一提，说到女人嘛，”舒宾又开口说了起来，“为什么谁也不去管管斯塔霍夫？你在莫斯科见到过他吗？”

“没见到过。”

“老家伙完全发疯了。他整天坐在他的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里，感到极其无聊，却还是坐在那儿。他们相对而视，多么傻……那样子连看看也令人反感。真没想到啊！上帝恩赐给这个人一个多好的家庭。不，请把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赐给他！我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她那张像鸭子嘴般扁平的脸更丑陋

的！前几天，我塑好一尊她的漫画像，是用丹唐^①风格塑的。效果很不错。我去拿给你看。”

“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呢？”别尔谢涅夫问，“有进展吗？”

“没有，兄弟，毫无进展。这张脸会使人陷于束手无策的困境。一眼看上去，线条是清晰的、严谨的、直露的，你会以为不难抓住相似之处。可是，事与愿违——就像想让珍宝到手的亲戚，事情可不好办。你发觉她是怎样听人家说话的吗？脸部的线条一根也不动，只有眼神在不停地变换，整个外貌因此变化着。在这种情况下，叫一个雕塑家，而且还是一个蹩脚的雕塑家怎么办呢？她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个奇怪的人。”他沉默一阵子后补充说。

“对，她是个非凡的姑娘。”别尔谢涅夫跟在他后面重复说。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呀！在这之后，你再谈论家族吧。要知道，可笑的是，她确是他的女儿，像他，也像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由衷地尊重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她可是我的恩人，但她毕竟是个没有主见的女人。叶莲娜这一腔热情到底是打从哪儿来的？谁点燃了这把火？哲学家，这又是给你去解的一道题目啊！”

然后，哲学家仍旧不做任何回答！一般说来，别尔谢涅夫没有爱发长篇阔论的毛病，他在说话时表现得有点木讷，要打嗝，还要毫无必要地摊摊双手；可是这一次却有一种特殊的平静降临了他的内心，这种平静感既像是疲劳，又像是忧伤。在一项每天都要占去他几个小时的长期和艰巨的工作结束后，他于不久前搬到城外去住了。无所事事，空气清新宜人，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朋友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一个可爱的人的形象突然在他脑海里浮现了出来——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同时却不知为什么又是相类似的感受在他心里融成了一个总的感受，它使他感到欣慰，感到激动，感到疲惫无力……他是个十分神经质的年轻人。

菩提树下既凉爽又宁静，那些飞到它的阴影圈儿里的苍蝇和蜜蜂，嗡嗡的叫声也好像比较轻；洁净的纤纤小草长得碧绿碧绿的，没有泛出金色的光泽，也没有在轻轻摆动；高高的草茎纹丝不动地挺立着，像着了魔法似的；一小串一小串的黄花像枯死似的悬挂在菩提树

① 丹唐(1800~1869)，法国雕塑家，漫画家。——译者注。

的下层枝条上。每吸一口气，都有一股甜滋滋的芳香沁入肺腑，肺腑却很乐意吸入这股芳香。河对面的远处，直到天际处为止，所有的东西都在闪闪发光，一切都披着灿烂的光辉；那儿间或掠过一阵微风，它弄碎并增亮这一光辉的景观；闪闪发光的水蒸气在大地上方波动着。听不到鸟鸣声，酷热时刻，它们就不鸣叫；但是纺织娘却唧唧地到处鸣叫，坐在凉爽之处安静地听这一热辣辣的生命之声是令人愉悦的，它催人入眠，并会使人浮想联翩。

“你发现了么？”别尔谢涅夫突然开口说道，一面还用手势来表示自己的词意，“大自然在我们心里激起一种多么奇异的感情！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充实，如此的明亮，我要说的是，一切都对自己感到如此的满意。我们理解这一点，并欣赏这一点，同时它（至少在我心里）也一直会激起一种焦虑感，一种惶恐感，甚至会激起忧愁感。这说明什么？是不是在它面前，面对着它的时候，我们会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全部不充实性，我们的不明朗性，或者是它所感到的那种满足对我们来说仍嫌不足，而另一种东西，即我想说的我们所需的那种东西，它却又没有呢？”

“哼。”舒宾反驳说，“安德烈·彼特罗维奇，我告诉你，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的。你描述了一个不是活着的、而只是在观看和发愣的孤独者的感受。干吗要观看？自己生活下去吧，你将成为一条好汉。无论你多少次地叩击大自然之门，它都不会回答出一个能为你所理解的词来，因为它是个哑巴。它将会像一根弦那样发出丁丁冬冬和呜呜咽咽的声响，而你却休想听到它发出如歌般的乐曲声。活人——那是会回答的，并且主要是女人。因此，我高贵的朋友，我劝你去搜罗一名知心女伴，到那时你所有的忧郁心情都会立即烟消云散的。这就是你所说的我们‘需要’的东西。要知道，这一惶恐感，这一忧愁感，只不过是一种饥饿感。让你的胃得到真正的食物吧，一切都会立即趋于正常的。我的好兄弟，占住自己在空间中的一席之地，做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吧。再说，大自然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呢？你自己听一听吧：爱情……一个多么有力、多么热情的词啊！大自然……一个多么冷峻、书生气多么重的用语呀！因此（舒宾唱了起来）：‘玛丽亚·彼特罗夫娜万岁！’——或许不对，”他补充说，“不是玛丽亚·彼特罗夫娜，反正全都一样！ors me comprez. ①”

① 法语：你明白我的意思。——原注。

别尔谢涅夫稍微抬起一点儿身体，把下巴搁在叠起的双手上。

“干吗要嘲笑？”他不望着自己的同伴，说道，“干吗要挖苦？是的，你是对的。爱情是个伟大的单词，是一种伟大的感情……但是，你在谈哪种爱情呢？”

舒宾也稍微抬起一点儿身体。

“谈哪种爱情吗？随便哪一种都行，只是有爱情存在。老实告诉你，依我之见，根本就没有不同种类的爱情。假如你爱上了……”

“一心一意地爱上了。”别尔谢涅夫接口说。

“是的，这一点不言而喻，心可不是一只苹果，它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假如你爱上了，你就是对的。我可没想过要挖苦你。我心里现在充满柔情，它已变得如此温柔……我只想说明，大自然为什么会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对我们有如此之大的影响。那是因为它会使人们对爱情产生渴望，并且无法满足这一渴望。它轻轻地把我们赶到另一些有生命的东西的怀抱之中，而我们却不理解它，并且还期待着从它那儿得到某种东西。哎呀，安德烈啊，安德烈，这太阳，这天空多么美，这一切，我们周围的一切多么美，可是你却在发愁；然而，假如你在此时此刻把你心爱的女人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假如这只手和整个这女人都是你的，假如你进而用她的眼睛去观望，并且不是用自己一个人的情感，而是用她的情感去感受——那么，安德烈，大自然就不会在你心里激起忧愁和惶恐，你也不会去注意它的美色，它自己就会感到高兴和歌唱，它就会为你的赞歌配和声，因为那时候你已为哑巴的它安上了舌头啦！”

舒宾跃起身来，来来回回地走了两遍，别尔谢涅夫却垂下头，他的脸上则泛出一层淡淡的红晕。

“我不完全赞同你的说法。”他开口说，“大自然并不总是在向我们暗示……爱情。（他不是一下子就说出这个词来的。）它也在威胁我们，它使我们想起一些可怕的……对，使我们想起一些难猜到的秘密。它不是不断地在吞噬我们吗？大自然里既有生，也有死。其中的死也像生一样在大起作用。”

“爱情中也有生和死。”舒宾打断他的话头说。

“其次呢，”别尔谢涅夫继续说，“比如，当我在春天站在森林里，站在郁郁葱葱的密林里的时候，当我觉得好像听到充满浪漫情调的

奥伯龙^①角笛声(当别尔谢涅夫说出这几个词来的时候,他本人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的时候,难道这也是……”

“是渴望爱情,是渴望幸福,别的什么也不是!”舒宾接口说了下去,“我也熟悉这声音,我也熟悉站在林阴里,站在树林深处,或者是傍晚在太阳落山时,以及当河上的薄雾在灌木丛后面缓缓升起时,站在开阔的田野上,会在心里涌现出来的那种感动和期待之情。况且,我也盼望从森林、从河里、从大地、从天空、从每朵云、从每棵小草里得到一点东西,我想要得到幸福,我在所有的东西中都感觉得到幸福即将来临,都听得到它的召唤!‘我的上帝是个贤明和快乐的神啊!’我本想这样开始写一首诗的;承认吧,这第一行诗句是极美的,可是第二句我就怎么也写不出来了。幸福!幸福!生命暂时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肢体暂时还受我们的控制,我们暂时还在走上坡路,而不是走下坡路!真见鬼!”舒宾突然冲动起来,他继续说,“我们年纪还轻,不是身体有缺陷的人,脑子也不笨,我们定会争得自己的幸福!”

他抖了抖卷发,并自信地、几乎像挑战般地朝天上看了一眼。别尔谢涅夫举目望着他。

“似乎有什么东西会高出幸福吗?”他轻轻地说。

“比如说什么东西呢?”舒宾只问一句就停住了。

“比如说,我和你正像你所说的,年纪还轻,假定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各自都希望得到幸福……但是‘幸福’这一词是不是那种会让我俩团结一致,会使我俩都受到鼓舞,会迫使我们彼此向对方伸出援助之手的词?我想说的是这词是不是一个自私的词,是不是一个会使我们分道扬镳的词?”

“你知道这种会使人团结一致的词语吗?”

“知道的;它们为数还不多,你也知道这些词语。”

“是吗?是哪些词语?”

“就算是艺术这个词吧,因为你是个艺术家,还有祖国、科学、自由、公道。”

“爱情呢?”舒宾问。

“爱情也是一个会使人团结一致的单词,但不是你现在所渴望得到的那个爱情,不是企图享受的爱情,而是要做出牺牲的爱情。”

舒宾皱起了眉头。

^① 小鬼之王,也即中世纪法国诗《波尔多的于翁》中的仙王。——译者注。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错，可是我要为自己去爱，我想要当头号人物。”

“头号人物。”别尔谢涅夫重复说，“可我好像觉得，让自己当第二号人物才是我们一生的全部使命。”

“假如大家都像你所建议的那样去做。”舒宾脸上挤出一副苦相说，“那么，人世间就将没有一个人会去吃菠萝；大家都将把它们让给别人吃。”

“这就是说，菠萝并不是必须要吃的东西。不过，你别怕，就连爱从别人嘴里夺取面包的人也总是会有的。”

两个朋友沉默了一会儿。

“前几天我又遇见了英萨罗夫，”别尔谢涅夫开口说，“我邀请他来我家做客，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你……也要介绍给斯塔霍夫一家人。”

“英萨罗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啦，就是你对我说起过的那个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吗？是那个爱国者吗？莫非就是他把这些哲学思想灌输给你的？”

“也许是。”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对吗？”

“对。”

“聪明吗？有才华吗？”

“聪明吗……对。是聪明的。有才华吗？这我可不知道，我不认为他有才华。”

“没才华吗？那么，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出众之处呢？”

“你会看得出来的，现在，我认为我们该走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大概正在等我们。几点钟了？”

“快三点啦。我们走吧。多闷热！这席谈话使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你也有过一个时刻……我这个演员可不是白当的；我眼睛很尖，一切现象都看得见。坦白吧，你对女人感兴趣吗？”

舒宾想看一看别尔谢涅夫的面部表情，但他已转身从菩提树阴里走出去了。舒宾风度翩翩、摇摇摆摆地迈着他那双小巧的脚，紧跟着他走出去了。别尔谢涅夫走路的姿势很难看：高高地耸起双肩，并伸出头颈；可他还是显得比舒宾更为正派，假如绅士这个词在我们这儿没有被用得这么俗气，我们就会说，他要比舒宾更像个绅士。

二

两个年轻人下了岸，走到莫斯科河河边，并沿着河岸走去了。水面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细浪的轻轻拍打声听上去十分悦耳。

“我真想再洗个澡。”舒宾开口说，“可是又怕迟到。看看这河吧：它仿佛是在引诱我们。古希腊人会承认它是个女神。然而，女神啊！我们不是希腊人，我们是厚脸皮的粗鲁人。”

“我们有美人鱼。”别尔谢涅夫说。

“你和你的美人鱼全都得了吧！这些怯懦的、冷漠无情的幻想的恶果，这些在闷热的木屋里、在黑沉沉的冬夜里产生的幻象，对我这个雕塑家有什么用呢？我需要光明、空间……我的天哪，到底什么时候我才会到意大利去？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你想说的是要到小俄罗斯^①去吗？”

“你真不要脸，安德烈·彼特罗维奇，竟为我本来就追悔莫及的那件因一时糊涂才干出的蠢事而责备我。对呀，我像个傻瓜般地去干了，心地最好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给了我一笔到意大利去的旅费，而我却动身去了一簇毛^②那儿，去吃面疙瘩，以及……”

“请别说下去了，这笔钱并没有白花掉。我在那儿看到了如此之美的可用做原型的人，尤其是女性典型……当然，你也知道，到意大利去，”别尔谢涅夫没有朝他转过身就说了起来，“也会一事无成的。你将光是鼓动翅膀，却飞不起来。我们了解你们！”

“斯塔瓦瑟尔飞起来了……并且也不光是他一个人。要是我飞不起来，那就是说，我是海里的企鹅，没有翅膀。我在这儿觉得憋得慌，我想到意大利去，”舒宾继续说，“那儿有阳光，那儿有美……”

就在这一刹那间，这两位朋友所走的那条小路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草帽，肩上搁着一把粉红色的阳伞。

“我看见什么啦？这儿也有美人在朝我们迎面走来呀！一个谦恭的艺术家向迷人的卓娅致敬！”舒宾突然叫了一声，并像演戏般地挥起了草帽。

① 乌克兰的蔑称。——译者注。

② 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译者注。

这声赞叹所针对的那个年轻姑娘伸出一只手指头威吓他一下，让两个朋友走到了她眼前，用清脆的嗓音、颤舌音稍稍有点不准地说：

“你们这是怎么啦，先生们，不去吃饭吗？饭桌已摆好了。”

“我听到什么话了？”舒宾举起双手，轻轻一拍，并说了起来，“人见人爱的卓娅，难道您竟下决心冒着这么热的酷暑来叫我们了？我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您这话的意思？说吧，难道不对吗？或许不对，您最好别说出这个词。我立即会懊悔死的。”

“哎呀，别再说了，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姑娘有点恼火地回答，“您为什么从来也不肯同我正正经经地说话？我要生气了。”她装出一副卖弄风情的样子补充了一句，并撅起了嘴唇。

“您不会生我气的，完美的卓娅·尼基季什娜；您不会把我推到极端绝望的黑暗深渊里去的。正正经经地说话我可不会，因为我不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人了。”

姑娘耸了耸肩膀，转身对别尔谢涅夫说：

“瞧，他总是这样：对付我就像对付小孩子一样，可我已经超过十八岁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天哪！”舒宾哼了一声，并翻起了白眼，别尔谢涅夫则默默地微笑了一下。

姑娘跺了一下脚。

“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要生气啦！爱伦^①本来要同我一起来的。”她继续说，“后来却留在花园里了。她怕热，可是我却不怕热。我们走吧。”

她沿着小路朝前走去了，每走一步都要微微地摇摆自己的苗条身躯，并不时地用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纤纤素手把柔软的长卷发在脸上撩开。

两位朋友跟着她走去了（舒宾一会儿默默地把双手紧按在心口上，一会儿把它们高举过头），过了一会儿，他们到了一所别墅跟前，它是许许多多围绕着昆采沃建造起来的别墅中的一所。一幢有漆成粉红色的顶楼的小木屋兀立在花园中央，并像有点几天真地从绿阴重重的树后面朝外张望着。卓娅率先推开便门，跑进花园，并叫了起来：“我把流浪汉领来了！”一位脸色苍白、表情丰富的年轻姑娘从小路近旁的一张长凳上站了起来，木屋的门槛上则出现了一位身穿紫

^① 叶莲娜的法语(Helen)读音。——译者注。

色绸衣的太太，她把一块细亚麻布绣花手帕举在头上遮挡阳光，软绵绵和无精打采地款款一笑。

三

安娜·瓦西耶夫娜·斯塔霍娃的娘家姓氏是舒宾，她七岁时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并成了一份相当大的家产的继承人。她既有很富的亲戚，也有很穷的亲戚，穷的均出于父亲方，富的均出于母亲方，枢密官沃尔金·奇库拉索夫公爵的一家子。她的监护人阿尔达利翁·奇库拉索夫公爵把她送进了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寄宿学校，在她毕业离校后则把她领到了自己家里。他经常宴请宾客，并在冬天举办舞会。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未来的丈夫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就是在其中的一次舞会上把她的心给征服的。那次舞会上她身穿“一套配有小玫瑰花头饰的非常好看的玫瑰色舞会服”。她一直珍藏着这件头饰……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是一位于一九一二年负伤并在彼得堡得到一个肥缺的退役上尉的儿子。他十六岁进士官学校，毕业后就进了近卫军。他长相漂亮，体格匀称。他多半是光顾中等人家举办的晚会，在这种晚会上也几乎可以算是个最佳男舞伴，进大户人家和上流社会他还不够资格。从少年时起，他就抱有两个理想：当一名侍从武官和结一门好亲事。第一个理想他很快就放弃了，所以把第二个理想抱得更紧了。鉴于这一点，他才每年冬天都要到莫斯科来一趟。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法语说得很好，并享有哲学家的名声，因为他不会纵酒作乐。当他还仅仅是个准尉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固执地同人争论一番，例如，争论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是否能周游整个地球，一个人是否能知道海底所发生的情况——并且总是持否定的意见。

当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钩住”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时候，他已二十五岁了，他退了役，并到乡下务农了。乡村生活他很快就过厌了，田地是收租的，毋须他去经营管理。他定居到莫斯科来了，住在妻子的家里。年轻时，他任何牌戏都不会玩儿，而现在则迷

上了打洛托^①，洛托遭禁后又迷上了叶拉拉什^②。在家里他百般无聊，于是勾搭上了一个德国血统的寡妇，并且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那儿了。一八五三年，他没有到昆采沃去消夏，他留在了莫斯科，好像是为了享受矿泉水。实质上，他是不愿同他那位寡妇分开。不过，他同她也很少交谈，更多的也是争论天气是否能预测等等问题。一次，有人称他为 Frondeur^③。他很喜欢这一称呼。“对”，他洋洋自得地垂下嘴角，并微微摇晃着身子想道，“要使我感到满意是不容易的；骗我是骗不了的。”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反抗性就在于，比如说，他听到“神经”这个词就说：“什么是神经？”——或者随便有个什么人当着他的面提到天文学的一些成就，他就说：“您相信天文学吗？”当他想彻底击败对手的时候，他则说：“这一切全都只是空话”。应当承认，许许多多持这类议论的人过去好像是（至今也好像是）驳不倒的；但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可怎么也没有料到，奥古斯丁娜·赫里斯蒂安诺夫娜在写给她表妹费奥多琳达·彼得齐莉乌斯的信里，把他叫做：Mein Pin- selchen^④。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妻子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脸庞清秀，爱激动又易伤感。她在寄宿学校里学过音乐，并看过一些小说，后来把这一切都抛弃掉了。开始爱打扮，这一爱好也搁下了。本来要着手教育女儿，可是这时她的身体虚弱了，就把女儿托付给家庭女教师去教。结果是，她所能做的事就是发愁和悄悄地激动。生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的时候，她的身体搞垮了，所以她不能再生孩子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常常暗示这一点，以此来为自己结交奥古斯丁娜·赫里斯蒂安诺夫娜一事做辩护。丈夫的不忠使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感到十分伤心。使她感到特别心疼的是，他有一次用欺骗的手段把她私人的养马场里的一对灰马送给了他的德国婆娘。她从来也没有当面责备过他，可是私下里轮流向家里所有的人埋怨过他，甚至也向女儿埋怨过他。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不喜欢乘车外出；有客人来她家坐坐和随便聊聊，她是很开心的；独自一人时，她立即就会生病。她的心地十分仁慈，但生活很快就把她碾碎了。

① 一种抽对数字的牌戏。——译者注。

② 古代的一种牌戏。——译者注。

③ 法语：投石党人，转义为骚乱分子。——译者注。

④ 德语：我的小傻瓜。——原注。